

文藝譯叢

在一個靜靜的村莊裏

蘇聯 安東諾夫等 著

泥土社

蘇聯
安東諾夫等
著

PDC

目次

重逢.....	拉甫列涅夫	三
肖像.....	拉甫列涅夫	三
戰友.....	包列伏依	二四
真正的英雄.....	珂諾年科	四
細節.....	拉甫列涅夫	五
堅強的心.....	拉甫列涅夫	五
老太太.....	拉甫列涅夫	六
朋友.....	珂諾年科	九
加斯杜西.....	克拉甫琴科	一七
在一個靜靜的村莊裏.....	安東諾夫	一五

崇高的義務……………伊里雁科夫 一零

生與死……………郭爾巴托夫 一六

克里夫曹夫……………伊里雁科夫 二〇

譯後記……………一九

在一個靜靜的村莊裏

重逢

拉甫列涅夫

這次戰爭之前，我們的指揮員索洛突森郭上尉有了一個顯著的變化。以前他是個活潑愉快、生活灑脫的人。在工作上 and 友情上，他生活得總是很談諧很愉快。他那露着白牙齒的微笑是很富於感染的，以致使你笑得嘴都合不上，使你整天都會高高興興的。

然而突然間，完全變了樣子。他來到船上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。走路的步子也不是那樣了。以往三蹦兩跳便跳上了吊橋。可是現在却彎着腰走路，拖着兩隻沉重的腳，儼然好像是個肺病鬼。上下嘴唇合攏成一條細綫，甚至當他說話的時候，嘴唇也展不開，話似乎從牙縫中擠出來。眼睛暗淡無光。總而言之，任何人都可看出，作風完全變了。

以前在船艙裏，我們吃飯的時候常常是笑聲不斷，指揮員自己就是個高興帶頭玩

的人。他的笑話一出口，大家就高聲哄笑起來了。可是現在一聲也不響，凝視着桌上的菜碟子，在那裏靜坐出神。眼睛也不抬，祇是用叉子在單布上劃來劃去。當然，我們也祇好默默不語啦，既然指揮員不想講話，那便由不得大家了。我們像石頭底下的螃蟹一樣，就這樣開始了令人煩惱的生活。

無論如何我們不明白，什麼事情觸犯了我們的指揮員。他是個品質優秀、領導上很器重的海員。我們的驅逐艦——嶄新，速度又快，簡直是個理想的驅逐艦。為紀念炮兵射擊的流動獎旗，我們已經舉行了三年了。我們牢牢地用牙咬住，誰也奪不走。這還憂愁什麼呢！

我們從政治委員那兒知道了原因。我們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友情深厚。在朋友的關係上，政治委員也就心起來。這對指揮員將產生什麼結果，在這種情形下對於工作可能是有害的。有一次晚飯後，政治委員進船艙同指揮員進行了一次誠懇的談話，他們談了整整一個通夜。

指揮員發生這一切事情的原因，原來是由於家庭的糾葛：兩年前索洛突森郭結了婚。大家都很羨慕他的妻子。她高高的個兒，瘦俏伶俐的身材，臉龐上閃着紅潤的光

澤。碧藍的眼睛，頭髮結成麥穗似的髮辮。她是個女演員，青年劇院畢業。她在劇院境遇很好，表演的也異常出色：瞧她一眼——你的眼睛就離不開了。

我想，對於一個海員，一般的說不須要娶個卓越出色的妻子。我們的工作不是家庭中的事情，祇要一到海上，海豚^①都趕不上。什麼時候回來，也無法知道。當你剛剛到了海上，走了沒有多遠，家庭裏便發生了各種私人生活的事情。年青女子一個人整天坐在家中不會高興，這是顯而易見的。她總想同活潑愉快的人拉拉話，談談心。這樣，家庭的糾葛就發生了。當然，也不會有什麼嚴重到不得了的事。總是花啦，菓子啦，談話啦，有時匆匆地在手上吻一下啦。而戲謔譏諷的話，瞬間比宏亮的鐘鳴還有力，齊聲的響了起來。人從海上回來的時候，立刻爲這警號而驚心動魄了。

因此，我們兄弟們選擇自己的妻子，最好是要安靜而賢慧些的。祇要她的靈魂純潔就好。至於外貌，那麼頂好像隻灰色的鷄^②，普普通通就行了，免得惹起別人家的注意。但這件事也可能我想的不對。

① 海豚是一種行走在海裏的極快的動物。
② 是一種南方產的鷄，灰色帶斑點。

就是因為這個，我們指揮員家庭的糾葛就發生了。他航海回來，耳邊聽了些閑言亂語，他把不慎重的話告訴了他的妻子。而妻子也有她的自尊心，她被激怒而生起氣來。講來講去，索洛突森郭也失口地講出來。說是既然夫婦生活的大船不適用了，那麼最好是把它擱到港內，不再繼續下去吧。他嘩啦一聲閉上門便又去作了一個月的航海。

他航海又總是想念妻子。而他剛回到家中，她不在，留下了了一個字條：『生活不下去，痛苦，但有什麼辦法呢！我走啦，請不要找我，再見！忍娘。』

這次的回家，使他神經衰弱起來。他熱烈地愛她，自己也惋惜當時他們之間發生這一次的談話。他跑到劇院去。但是那裏的人說，女演員衣拉托娃得到劇院領導上的允許，根據自己的志願已離職，她到省裏去了。然而去什麼地方，她却沒有向人講。什麼也不為，幸福就完結了。這樣傷腦筋的事情在生活中是屢見不鮮的。上尉不管怎樣努力都無法找到他的忍娘，甚至連踪跡也發現不了。

政治委員告訴了我們這一切。大家都很同情我們的指揮員。但是很久沒有顧上這件事。戰爭割斷了所有這些家庭的糾紛。戰爭剛一開始，指揮員整頓了一下，便把自

已約束起來，但是他的晦氣卻沒有丟掉。他一蹬一蹬在吊橋上走着，總是陰鬱地向地平線什麼地方瞻望着。

八月中旬，我們在伊爾賓斯克海峽同兩艘德國驅逐艦遭遇了。遭遇的時間很短，但是戰鬥却異常激烈。黎明前不久，敵人從雲霧裏鑽出來開始向我們突擊。在戰鬥的第九分鐘，我們擊沉敵人一隻軍艦，叫它們到海底研究地質去了。另外一隻雖然已經被擊傷，但它還來得及溜到雲霧中去。而當它離開時，砲彈把我們的吊橋上的桅桿打斷了。頭上喀噹喀噹的響着，有些彈片落在甲板上。這樣便打傷了兩個信號手，我和指揮員。

信號手擦傷了一點。我的左肘被割破了。指揮員傷的很重：他傷了下腿，腹膜也破了，幾塊彈片甚至打進腸子。他倒下來，咬緊牙齒，然而却一聲也沒有呻吟，祇是低語了一兩聲。雖然吊橋上是一片喧嚷，然而在他的低語裏，也似乎聽到這個清晰的字：「忍娘！」顯然，他想起她來了。

回到後方，便把我和指揮員送到了軍醫院。我們躺在一個病室裏。醫生跑來，看了看診斷簿，便把我送到綑帶所，換了新綑帶。而索洛突森郭立刻抬到手術室。他人

事不省地躺着，整個臉色像撒上了面粉似的慘白。醫生告訴我，指揮員的情況不佳。照例，當然得動手術。然而祇行手術也是徒勞無益的，我們的指揮員活不成了。但是終究又把他從手術室抬回了病室，放在病床上。他躺在那裏，簡直一動也不動，祇是還在呼吸罷了！他的眼睛緊閉着，鼻子尖尖的像個大頭釘。他這樣不死不活地躺了兩天。護士們總是給他在腹部換冰水並檢查脈搏。第三天他開始恢復起來。我們的醫學博士——主任醫生——祇是高興的聳聳肩，連他自己也不相信醫學會這樣的成功。

簡直不能相信，我們的上尉在短時間內會死去的。幾乎恢復了以前的樣子：臉上已露出紅潤，眼睛也活閃起來；但他總是沉默地躺着。像從前一樣，遠遠地望着什麼地方。而且總是用手指彈動被邊。

在這一週的最末一天早晨，主任醫生來檢查他，瞧瞧索洛突森郭，聽了聽，摸了摸，在他的鬍鬚中間露出了微笑。

「喂！」他說：「請允許我老頭子衷心地祝賀你吧，上尉同志！再一次地祝賀我自己和你。你起死回生了，而且如今大概要活得更久；直接了當地說，違反着一切客觀現象你又活了。這不是你壓根兒就有這種幸福，就是你的輸血者的血是如此健壯而富

於生命力。因此你應該感謝他。」

這時索洛突森郭第一次微笑了。嘴唇的一角顫動了一下，他回答說：

『我很想謝謝他。醫生，可是我並不知道他是誰！』

『這事情很簡單，』主任醫生轉身對護士說：『到我的辦公室，打開桌上的紙夾，裏面放着一張從盛血瓶揭下來的標紙，把標紙拿到這兒來！』

過了一會兒，護士回來了。她把標紙遞給醫生，醫生又把它交給了上尉。

『給您，』他說：『您的安琪兒的姓名和住址，一切都在那上邊。』

上尉用兩個手指捏住，拿到他的眼前。突然他好像抽筋似地痙攣起來，全身都緊張了，接着他便倒在枕頭上了。他的臉色又發白了，甚至帶灰暗色。他的眼臉低垂下來，像一個死人似的。

主任醫生瞧見了，用一種超乎尋常的聲音喊道：『樟腦注射器，快！』

大家忙亂起來，醫生們圍着病床轉動着。我看見主任醫生給上尉的標紙從他的手中落下來之後，又飄到病床一邊人們的腳下了。『給我，』我想，『讓我把它給拾起來吧，不然紊亂的時候會踩壞的！』

我彎下身子把它揀起來放到台子上。但當時因爲好奇心，順手讀了一下那上邊寫的字，我看見：『輸血第二組……輸血者布拉托娃·耶夫庚尼雅·米海洛芙娜……』指揮員的妻子就是叫這個名子！正是他所尋找的人……他的忍娘！

我困惑地呆坐着，凝視着那片紙出神，好像貓頭鷹向着太陽！我想：這也是個故事……而你故意去想都想不出來的。

這時已給上尉注射了樟腦。主任醫生按着他的手腕，計算着脈搏的次數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怎麼回事呢？我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樣突然的心病？」

我把紙片遞給他說：

「請讓我講講吧，醫生同志！」

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講了出來。主任醫生，醫生，護士，其他的傷員都張着嘴出神地聽着。

過了一點半鐘，上尉完全恢復過來。我們竭力使他安靜。在病室裏，除了他，我們還有五個人。大家都是能走動的傷號。這樣，我們彼此間低聲地談着，甚至大家都

想到吸煙室裏去。病室裏終於安靜下來。空氣也顯得清新了些。而他靜靜躺着總是在微笑，有時也從台子上拿起那片紙，向它望着，用手撫摸着，好像是張有生命的紙。這一夜，他就這樣微笑地睡去了。

又過了十來天，當我們剛吃過午飯回病室的時候，一個身着潔白寢衣的高個兒的女人出現在門口了。碧藍的眼睛，結成麥穗似的髮辮。輕飄快速地瞧了瞧整個的病室和我們所有的人。當她瞧見上尉時，好像一陣無聲的輕風，飛似的跑到他的床前。她跪下，把頭貼在他的胸脯上。可以看見她全身都在發抖。而他把她的頭抱起來更貼近了自己。沉默着，祇能聽見他呼吸的聲息了。

此時我的嗓子裏噙住了。顯然，是吸煙吸的太多了。抑止住了咳嗽，我不願意驚擾他們。我從病床上站起來，悄悄地到吸煙室去了。

肖像

拉甫列涅夫

韋克託·安得列維赤·雷哥什從國民預備軍來到了我們的團裏。國民預備軍解散後，便把戰士們補充到其他分隊。這樣雷哥什便來到我們的排裏。就在我們看見他的時候，說實在話，甚至有那麼點兒煩惱。

我們都是青年人，在國民預備兵裏都是幹部自覺分子。我們這兒沒有一個人超過二十五歲。大家友誼地，無憂無慮地，儼然像個和好的家庭生活。甚至在打仗也是高興的，總是露着牙齒笑。而戰鬥之後的生活更是活潑愉快的。我們當中有敏捷機智的人，各樣故事的講述者，音樂家——曼尼·哥爾什曼是位奧得塞人，他的吉他玩的挺好，甚至那些馱馬都聽得頗爲入神。這裏還有歌手，也有真正很好的伙伴。

我們排來了一位將近五十歲的同志。他是乾瘦的，有一個像錘似的銀色的下巴。現在我還記得：當他進來的時候，臉浸漬在塵土泥汗裏，眼睛充溢着疲倦，走路像走

小步的邁着。可以看出，別樣的走法他簡直是不會的。他的槍彷彿沒掛在肩上，這隻槍把他壓成個斜形的人了。我們仔細地看着，大家有個共同的思想：這成個什麼樣子呢？這樣的人大概得攙着他到陣地上去的！

而他放下步槍，按照舊禮節拘謹地向我們鞠了一個躬，安詳地說：

「噉，同志們，把我派到你們這排裏來了。我非常高興同你們認識，希望我們生活得很融洽。」

我們沉默了。而瓦西加·巴蘭寧立刻向這位新奇的人耍了個俏皮。瓦西加的舌頭比針尖還鋒利，完全不知約束自己的嘴。於是他就問起來了：

「請允許我知道，親愛的老爸爸，你從家裏出來，你的口袋裏有沒有帶些螺絲釘呢？」

韋克託·安得列維亦沒經意這嘲笑，以為人家問他真的呢。大家都知道，螺絲釘這些東西在前綫可真缺，它對青年人的用處可真不少，也許要修理器材什麼的。他很認真地回答了瓦西加：

「沒有，可惜的很，我什麼東西也沒有。針和綫，扣子——這能找到，至於螺絲

釘倒是不好找。」

瓦西加還不肯罷休，他呲着牙繼續說：

「可惜，可惜，老爸爸……你怎麼沒有積蓄呢？倘若你身上的零件垮下來，我們用什麼給你撐掉呢？」

我們就這樣東倒西歪地躺下了。但章克託·安得列維亦祇是看着巴蘭寧，似乎有些悲哀，悄悄地回答說：

「我的年青朋友，我們每個人都有缺點。我的螺絲釘雖然忘在家中了，可是你們呢，看來是話說的太多了。這樣我們彼此也就沒有什麼可責備的。」

他這樣說過之後，我們立刻覺得慚愧了。而瓦西加自己也感到很難為情的，且馬上就嘆服了：

「算了吧！」他說：「同志，連你的姓名都不知道，我就這樣……不要見怪，開玩笑，我就是這樣談諧的個性。」

章克託·安得列維亦微微一笑，好像當孩子頑皮時，慈父的微笑一樣：

「我不會見怪的，我們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打仗，為什麼要見怪呢！」